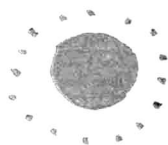




贾平凹等 著

远山野情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远山野情

陕西中青年作家小说选集

贾平凹 著

责任编辑：何赐彬

封面设计：邹小工

版面设计：何赐彬

书名 远山野情

作者 贾平凹等

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

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七二三四印刷厂

1987年9月第一版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1987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张 14.325

印数 1—4,950册

字数 287千

ISBN7—5411—0150—8/I·154

统一书号：10374·363

定 价：2.32元

出版说明

近年来，陕西省文学创作活跃，涌现出一批有才华的中、青年作家，形成一个“群”。《远山野情》收集了这个“群”中二十三位作家的二十三篇小说。

本书题材多样，反映了比较广泛的社会生活，读后能给人以美感和启迪。书中不仅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，而且作家从不同的角度窥探和剖析万花筒般的生活，既有对历史的热情抒怀和冷峻反思，也有对现实的热烈讴歌和沉静品析，还有对未来的热切想往与执著追求。梦幻与理想齐飞，叹息共奋进一色，具有特有的感人魅力。

本书不少作品情节跌宕，故事曲折，语言朴素、流畅，有较强的可读性。

《陕西中青年作家小说选集》序

贾平凹

春天的一个夜里，雨下得哗哗地大，我关了门放心地坐着，以为是不会有人来，可以安静处之；想这雨不断地下下去，天天都在下着多好。偏这时，又有人敲门，进来的是竹子同志。竹子是未婚人，文思、精力和时间都甚盛，欢于众文友中穿行，文坛动静无有不知，尤其陕西的某某在某某刊物上发表了某某作品，他皆读过，又多评说，喜怒显形于色。这夜进门告诉我的是四川文艺出版社请他编辑一本《陕西中青年作家小说选集》，又点名非我作一个序不可。

这竹子的可恶处也就在这里，常逼我干我并不愿干的事。当今的书序都是名家所为，我算什么角色？若胡乱写了，书之身价下跌，出版社是会赔钱的，读者是会臭骂的，且所选的陕西各位作家文友们也会打杀上门，送我“无知无畏”的。

于是，等他走后，我就急急草书一信，作了推卸辞。

我说：翻一翻流行的书序，哪一个不是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登泰山一览众山小，方才指出作品长处在哪里，不足在哪里，四六分，三七开，有鼓励，寄期望。而我这人是世上最拙的一个，进入文坛，是因别的事皆不会干，进来了，艺术却于我极远，我哪儿会从时代特色上、社会背景上一一分析，又记不住那些古人的洋人的名人的伟人的语录，交不懂那些“因为”、“所以”、“鉴于”、“必须”之类的句式结构啊！这是推卸之一。

陕西的中青年作家，外界都说是个“群”、实际也是人才济济，层出不穷。我在这个“群”里，一向是众文友中的小弟，是个丑陋小子，文友们皆属“铁肩担道义，棘手著文章”人物，其人品、文品一直被我效仿。且不说这个“群”的全部人马，单以地理而分，陕北有路遥，李小巴，赵熙，关中有陈忠实，邹志安，峭石、王吉呈，王宝成，王观胜、王晓新，陕南有京夫、王蓬、韩起，还有写铁道生活的莫伸，写学院生活的王戈，等等。他们个个英英武武，有声有势，各以自己作品占却阵地，拥有大量的读者。作这些人作品合集之序，我是不能胜任的。这是推卸之二。

我虽然读过这个“群”的各位文友的作品，且他们每一作品问世，我兴奋之情犹如我的作品问世，认认真真去读，有的去信祝贺，有的当面道喜。但久而看之，发觉随着在时代呼吁成熟的文学的声浪中，他们纷纷从原来一致的或大致相近的流源或体系中发生了变化，其风格渐渐拉开距离。这是繁荣的现象，这是走向成熟的体现。我近来被这种变化感动

和惊羨，也受到了启发，也深感到内恐。老实说，我现在需要的是进一步读他们的作品，研讨其变法的规迹，此时我怎敢冒然下笔论其长短，定以死论？这是推卸之三。

这个“群”的作家既正在变法，各人有各人的想法，各人重新在寻找真正的自己，出现从未有过的可喜局面，但面对着整个人类的文学，面对着当代国内的文学，我曾不止一次和这些文友们交谈，都认为我们这个“群”拥有丰富的生活积累，却缺乏更精道的认识能力，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，却缺乏更深厚的艺术功力。我们毫不忌讳地说：我们还没有写出更理想的作品，好的作品还将在下一篇或更远的以后。四川文艺出版社鼓励我们，支持我们，编辑出版这本选集，若让我在这儿妄自菲大，自吹自擂，岂不招天下耻笑，这又哪儿是我们秦人的德性？！这是推卸之四。

自来的作家是难分其谁高谁低，充其量是有著名和不著名，而文章是千古事，你有你的读者，我有我的读者，不是一时喧赫就是杰作，一时冷寂就是劣品，流派不同，风格存异，各会领所风骚。艺术是靠征服而存在，征服的是时间。伟大的作品往往产生于创作时并不认为是伟大的惶恐中，是常常在客观和主观发生冲突的痛苦中。这个“群”中的我和我的可亲可敬的文友们，正面对着别人出现的永恒的局面和面对着我们没有永恒的局面，正在实试，正在突破，正在劳作，正在经历寂寞和孤独。所以，一切预言都不要说在前头，而留在以后，且将这个选集看作是一个时期的探索，甚至仅是一个很短时间内的纪录，还是不写序言为好。这是推

卸之五。

我的这封推卸信寄给竹子同志，竹子也觉有理，拿着信去找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同志。不想出版社的同志说：“这信就可作序！”这倒令我难堪了，噫，这也能算序，那就作序吧，若因此而作贱了这个选集，那我就全不“文责自负”了。

1986年4月19日夜

目 录

《陕西中青年作家小说选集》序	贾平凹 (1)
生活咏叹调	路 遥 (1)
马罗大叔	陈忠实 (26)
娘	京 夫 (45)
小城一夜	陈泽顺 (62)
最后一场白雪	王观胜 (77)
女友	贺抒玉 (95)
少妇肖肖	邹志安 (118)
发生在山区小站	莫 伸 (135)
车从小站过	李天芳 (160)
桃花铺的歌声	峭 石 (173)
猎物	赵 熙 (196)
他收藏雪花	李小巴 (216)
沉浮	王 蓬 (226)

藏在心底的画·····	徐 岳 (248)
渭河梦·····	王宝成 (263)
妈妈也还年轻·····	王 戈 (276)
青青的竹·····	韩 起 (303)
告别·····	王晓新 (324)
编辑部一日·····	叶广苓 (334)
海的韵·····	竹 子 (351)
瓜园的故事·····	王吉呈 (369)
人境·····	韦 昕 (385)
远山野情·····	贾平凹 (408)

生活咏叹调

(短篇三题)

小 镇 上

路 遥

吉普车在咸榆公路上奔驰着。车窗外闪过冬日苍茫的天际，玄黄色的山峦，以及悬崖上垂挂着的奶白色的冰凌……

军人微微前倾着身子，透过车玻璃扫视着黄土高原广漠的山野，两只眼睛闪闪发光。因为种种原因，他二十年没回故乡了。走时是兵，现在已是一个现代化炮兵师的政委。这多年，他一直生活在祖国绿莽莽的西南边陲，但梦里却常常是一片黄颜色……现在他又终于看见这亲爱的土地。黄色永远是温暖的色调。他此刻的心暖烘烘的。

故乡，你好，我回来了。我就是那个小时候吊着鼻涕的狗娃——大马河川卧牛沟高老大的五小子……

“再有八十里路就到家了……”他对军分区派来送他的小车司机说，两只眼睛仍然贪婪地扫视着车窗外的一切、一切……一切似乎是那么熟悉，又是那么陌生了……

前面出现了一座小镇。其实和一个大的村庄差不多，只

不过多了一条简陋的街面而已。

他猛一怔。

我为什么一怔？他似乎在问自己。

你一定记起了什么？

噢，是的！

他让司机把吉普车停在镇子对面的公路边上。他说他要到镇子上走一趟，让小伙子等一下。

他下了车，走过那座小小的、古老的弓形石桥，来到了镇子上。

他先静静地立在街口，望着这地方，似乎在默默地向它致敬。小镇，这是我。二十多年了，你一定不会认出我是谁。但我并没有忘记你，只不过那一切都属于过去了。

他把军大衣往紧裹了裹，迈着军人矫健的步伐穿过街面，向那个他一眼就认出来的地方走去。

这是一座小学校。

他悄悄地立在校门口，胆怯地向里面瞄了一眼，脸上立刻不由自主地显出一种敬畏的神色，就象当年他第一次站在这里一样。

是的，二十几年前，你来这里时，还是个孩子。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，背着一卷缀补疤的铺盖，从僻远闭塞的大山里走到公路上，躲避汽车象躲避怪物一样。当你站在这校门口的时候，就象一个穿越过撒哈拉大沙漠的穆斯林，虔诚地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前……唉，那时这学校其实是多么简陋！大门哪有这么排场？只不过是——一个土豁子罢了。围墙

也是土的，上面缀满了不安生的手脚所留下的坑坑洼洼。现在呢，看看，这大门和围墙都是一色青砖砌起，多气派！

你记得在这里整整上过两年学——五年级和六年级。当时父母有病，家里连你一共八个孩子。你是勉强支撑着来这里的。衣服破得遮不住羞丑：一顿只能喝一碗稀糊糊高粱汤，身上常常连一分钱也没有……

一阵电铃声。

电铃？不是钟声吗？

他笑了，朝校园里望了望。过去那些破破烂烂的窑洞不见了，眼前是一排排砖瓦盖成的大教室。那棵老槐树还在，只不过更老了。吊在它上面的那口大铁钟不见了。但他依稀还听见那“当！当！”的声音，就象一个老年人用沙哑的嗓门从遥远的过去向他亲切问候。

学生娃娃们从各个教室里拥出来，汇聚在了大操场上。操场立刻变成了一个欢乐的、喧闹的海洋。

他咧开嘴巴笑着，呆呆地望了一会这些穿戴得漂漂亮亮的孩子们，然后用手指头揩了揩眼角，就离开了校门口。

他又开始绕着学校的围墙走。一边走，一边仔细地在墙根下瞅着，似乎在寻找什么。他的心在怦怦地跳着。

还在吗？那个我曾象小狗一样爬过的下水洞！

说真的，无论是当兵前还是当兵后，他都爬过或钻过各式各样的洞——土洞，桥洞，涵洞，石头洞……但没有一个洞能留在记忆里——有什么必要记住这些呢？但这里的那个下水洞他却没有能忘记。

他一边走，一边象侦察兵似的搜索着那个已属于遥远记忆中的遗迹。他刚才在车上那猛地一怔，正是想起了这个洞。他现在停车来到这里，多半也是为了看看这个地方的。在外人看来，这也许有些可笑，但有些个人的内心隐秘是不需要外人理解的。

他走着走着，一下子呆住了。

一点也不错，这就是那个洞，那个在下雨天把校园操场上的积水排在墙外的肮脏的下水洞。二十年过去了，尽管当年低矮的土围墙改换成砖砌的高墙，但这个洞几乎还原样地保存着，似乎专门等着他今天来重访。

刹那间，那热闹的锣鼓声、丝弦声、秦腔……又在你的耳边骤然间响起来。大概是秋天，很可能是八月十五，校园的大操场上正唱戏。这是小镇上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。学生们全都放假，而且不准在唱戏的时候留在校园内，以便把这里变成剧场，因为镇子上再也找不到这么一块平坦地方了。当然还可以进去，但得买票。

校门的土豁子成了“剧院”的入场口，被剧团掏钱雇来的本镇的一些彪形大汉把守着。土墙里面也有同样的大汉们来回巡视，以防不良之徒越墙而过。

同学们都看戏去了，就你一个人踽踽在街头。你没有那三毛钱去买一张票。身上只有一毛钱，还是一张菜票。那锣鼓和丝弦的喧闹，那笑语哗然的人声，那激昂慷慨的戏文，撩拨着你的心。你看不见这一切。如果你当时是大人，你也许能忍受。可你才十一、二岁，象所有和你同龄的孩子一样

神往那个热闹非凡的场所。……

突然，你一下子记起了那个下水洞。悄悄地从那洞中钻进去，不就到操场上了吗？

唉，我当时曾怀着怎样恐惧的心情，从眼前这个洞里爬进去的呀！洞里又黑又脏，手上似乎都糊了狗屎，臭烘烘的。但不管怎样，我已经无论如何不可能再退回去了。

灾难在我从洞那边一伸出头就降临了。一只蒲扇般的大手一下子扣在了我头上。我脑子“轰”地一声，觉得整个世界都陷入到一片黑暗之中。当我挣扎着企图象泥鳅一般溜掉时，那另一只大手已经揪住了我的一只耳朵。

就这样，我被那无情的手从洞里拉出来，拉在了人山人海的操作场上。我立即认出，揪我耳朵的人是镇子上肉铺里的焦二，腰圆膀阔，满脸栽着葛针般的硬须。据说他可以把刚开膛的猪板油生吃三斤。

“你这个混场的贼溜子……”焦二一边揪着我的耳朵拉着我走，一边兴奋地嚷嚷着，似乎象一个求功心切的勇士终于捉了一个俘虏。

我的耳朵疼得就象要掉下来似的，但还不敢吭声，更不敢哭。我只是小声地央告着，不要让他把我交到学校。但焦二大声喊叫说非要把我交给校长本人不可！

一切都完了！我将在同学们中间变成一个声名狼藉的人，而说不定学校还会把我开除的。天啊，我怎有脸回到我的村子？怎有脸见全家人和全村人的面？

我被这无情的手揪扯着耳朵，走过一长溜吆喝声四起的

小吃摊。

“焦二，你又造什么孽呀！你把这娃娃的耳朵都快揪下来了！”一个妇女的声音。

“这小子不买票，从水洞子里钻进来。哼，叫我给逮住了！”

“手放开！”

“怎？”焦二叫了一声，手立即松开了。——因为被硬塞进了一个烫热的菜包子。

焦二笑了，顾不得其它，烫得两只手来回倒腾着那个包子，嘴“扑扑”地吹着，甚至给包子上唾了一下。

他开始巴咂着嘴吃起了包子，似乎一下子忘记了我。

一只温热的手在我的头上摩挲了一下。

“你怎钻水洞子呢？”卖菜包子的大嫂声音充满了无限的怜悯。

在朦胧的蒸汽中，我看见了一张慈祥的脸。

“我……没有钱。”

“你是镇子上谁家的娃娃？”

“我不是镇子上的。我是乡里来的。”

“哪个村子的。”

“卧牛沟的。”

“念书娃娃？”

“嗯。我就是这学校的。”

“唉，看多恹恹！裤子都露着肉……”

一个热腾腾的包子递到了我面前。我不接，但被硬塞

到了手里。接着，又是那只温热的、母性的手在我头上轻轻地摩挲了一下。泪水顿时象浓雾一般模糊了我的眼睛……

他用模糊的泪眼出神的望着这个二十多年前蒙难的地方，耳边依然响着焦二和卖菜包子大嫂的声音——

“不要交给学校，你把娃娃放了！”

“哈呀，人家剧团出钱雇我焦二，我怎能不给人家尽心尽哩！”

“屁！甭吆喝了！生猪油把你的心糊成个猪心了！给！我不信这热包子还塞不住你个猪嘴巴！”

“哈哈，猪嘴碰上个狗獠牙，焦二碰上个母夜叉……”
焦二吃着包子，回过头说：“你这小子还站着干什么？去吧……”

羞耻、悔恨、感激、甜蜜……这种种情感涌上了你的胸膛，涌上了你的喉眼。你手里捧着那一个热腾腾的菜包子，转身就跑开了。

你哪再有心思去看戏呢？你从那个土豁子里跑出来，又重新踟躅在街头上。你不知该到哪里去。你觉得你有许多话想给世人说，但又不知你想说什么。总之，你真想亲吻这破烂街道上的一切呀……

政委解开军大衣的钮扣，抬起头，望着无边的黄色的山峦，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。哦，我的故乡，我的小镇，我的下水洞，我的焦二大叔，我的卖菜包子的大嫂，我的逝去的童年……我对你们所有的一切都怀着多么深切的眷恋和热爱！就是焦二大叔那只揪过我耳朵的手，现在对我来说，也